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後紅樓夢
第四回 歲盡頭千金收屋券 月圓夜萬里接鄉書

話說李紈、寶釵在黛玉處聽說王夫人請她，不知裡頭鬧了什麼，連忙進來。誰知王夫人將晴雯肯去的話告訴寶玉，寶玉便立時要見晴雯。王夫人生怕晴雯古怪，過分地逼著弄得改變了，一時沒了主意，忙叫玉釧兒請她兩個。那寶玉在碧紗櫥裡似病非病地悶了好幾天，也到王夫人處走走，也替蘭哥兒講講，只是，心坎裡總橫著一個黛玉，其次晴雯。幾回子要至大觀園去，又見賈政不時出進，生怕他查問出來，又復不敢到園裡去。卻想：「這兩個回生的人恰好都在咫尺，比古人中轉生到別處、回生到別家的僥倖了許多，只是我對面不能相見。據太太說來，晴雯已說開了，況且從前過去時怎樣分訣的，如今紅綾襖還在我身上，料想見面後情分越好。只不知林妹妹心裡到底恨得我怎樣？就使我去見了林妹妹，我願意一言不發，聽憑她搜根到底盡盡絕絕地數說我。她終有說完的時候，也容我照依著一樣的剖一剖，就把我這個心當真地剝出來叫她看看也好。她再不明白就死在她那裡，化了灰飛了煙叫她看著，她心兒裡也可回不回？」

寶玉左思右想，顛顛倒倒總不過是這些念頭，哪裡還有心到寶釵身上。幸虧寶釵大方，明知他這個古怪性情，總要慢慢兒平復轉來的。他心兒裡自然那麼想，誰去理他。倒是李紈看不過意，想起從前賈珠的性情，嫡親兄弟一東一西，合著兩句俗話說「恩愛夫妻不到頭」，又說「不是冤家不聚頭」了。李紈倒在暗裡掉淚。每每的回味兒，念念蘭哥兒罷了。這正是各人心裡的想頭。

寶玉千頭萬緒，忽想起傻大姐這孩子倒實心，也會跑，便悄悄地抓些果子給她，叫她到瀟湘館去「打聽林姑娘、晴雯姐姐做什麼事情、講什麼話，和誰人玩笑、頑不頑，悄悄地告訴我，我還有好東西、多少玩意兒賞給你。」這傻大姐點點頭跑去了。不多時跑回來，悄悄地道：「太太吩咐不許人進去，亦且林姑娘吩咐，是誰通不許進去。又是老爺才進去呢，晴雯姐姐通不見。」這傻大姐說完了，又抓些果子兒跑去了。

寶玉一無主意，竟將這瀟湘館看得似屬官上衙門還更難些，只得來向太太要晴雯。太太也沒法，只得去請她兩個。寶玉聽見她兩個來，也喜驟，就先去了。這兩個媳婦走進房來，先把黛玉、惜春戲笑的話告知。

太太笑道：「這也真正笑話。前日一個做和尚，今日一個做道姑，通有惜春這孩子在裡頭。如今和尚是做不成了，道姑又要新地做起來，他們兩個真配對呢。鬧得人腦子也疼了。但是林姑娘呢？實在也委曲些，我也不是說一面話的。從前行事原覺得沒主意些，咱們這樣人家，兒女大事可不該明公正氣的。寶玉這孩子雖則淘氣，有他老子在家，怕他扳了天？偏是鳳丫頭在裡頭鬼張鬼智的，老太太依了她誰再拗她。從前不是這樣求你姨媽，姨媽怎樣肯將寶丫頭許過來。這寶丫頭過來也怪可憐兒的，到底費了賈家什麼事來。就是鳳丫頭呢，難道不是我的姪女兒。如今老爺提起來還怪我迴護呢。從前鳳丫頭過來怎麼樣過來的，寶丫頭比她什麼，那時候倒無緣無故叫林姑娘頂這名兒。你前日說她過去的時候神明似的，樣樣知道。如今紫鵲又在那裡，鳳丫頭這些施為誰還瞞得她。前日寶玉說得好：『從前老太太、老爺、太太原告訴我說娶的是林妹妹，而且拜堂進房的時候還說是林妹妹。』寶丫頭，聽這話我也知道你不存心，從前不是老太太誇過的，說你比林丫頭強就在這不存心上頭。我這話不過各人憑一個理就是了。索性林丫頭不回來也罷了，世界上有幾個回轉來的人？她如今偏偏又回轉來了。寶玉果真不回來我還活甚的？若就林丫頭回轉來講，他倒不回來也罷了，他如今偏又回來了。我若珠兒在呢，也看破些，如今實在疼他。他死死活活地黏住林丫頭，林丫頭偏又這樣！這不是害寶玉，是害我了。而今還把晴雯也掉在那邊，這晴雯又是他的心上人兒。這孩子原也好，我前日當面說開了，她就知規矩的，怎麼不疼她。你們怎麼哄她來走走，哄哄這個，就叫她慢慢地同著紫鵲勸著林丫頭也明白過來。林丫頭肯叫我當面說開，也就大家說開了。」

你們還不知寶玉的靠背呢，他老子一席話通聽見了。老爺原說同你們商議商議，千穩萬妥，你老爺哪一天不到瀟湘館去走遭？你看他今日煩得怎樣似的，又去了。」

正說間，賈政已回來，一面進老太太屋裡，著人來請王夫人過去。只見賈政坐在交椅上歎氣，王夫人生怕他受著黛玉的言語又要干連到自己身上，便道：「你不放心林姑娘麼？」

賈政搖頭道：「你們大家都疼她，她面上也好了，也不生分我。她的事你們慢慢地商議，有什麼不妥的，我倒不為此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外頭的事情饑荒麼？」賈政點頭道：「很饑荒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本來不是時候了。」

賈政歎氣道：「說起來實在惹氣，從前的帳頭帳腦，不要說你不管，我也不問。不知理兒媳婦攪得怎麼樣的裡頭。若說帳目上原有，但出出進進，兩邊歸起來就沒清頭。本來呢，勢分也大了，零碎也多了，各樣什物也貴了，還有人情趕熟市的，單靠著祖上產業，出氣多，進氣少。就是家人工食、牲口麩料，一個月要開銷幾個錢？這些沒良心的吃著、拿著、埋怨著，誰還吃素呢？如今理兒的空把式也穿了，他鬧得這樣，叫他還有什麼貼在裡頭？無不過拿我旗號扯吧。他這會子招架不來，我就自己出去，這把式更不好打呢。恍惚的聽見南城外西帳也不少了，這還了得！我們這樣人家如何使這項錢？便使使轉不過更怎麼樣？如今少我們的也有，但只是貼些去才好開發人家。倒也是個時候了，多少空頭帳，理兒只拿西間壁這所空房子抵當。這房子原是一萬五千銀子抵上的，講回贖也久了。那房主到這時候才在那裡尋主顧，還說同這府裡一樣大小規模，要找給我們，好笑不好笑？理兒還逢人抵當，等這項出豁呢。現今呢，公分也缺了。怎麼樣有三五千銀子且拉過二十邊去。」

王夫人聽著驚呆了，原有些體己怕充了公，便慢慢地道：「怎麼好？可好叫兩個媳婦尋尋去。」

賈政歎氣道：「孩子們東西沒奈何且典當著，過了年再跳還她卻也便當。」兩個都在婆婆房裡，王夫人便過來告訴了。她兩個知道時候近年，賈政發急，連忙回房去收拾。

不料王夫人請她兩個去支使晴雯來哄寶玉，倒反乾了這件正經。寶玉親自聽見，如何敢再去催逼太太，只是一毫不管，獨在黛玉身上出神便了。誰知間壁這所空宅到了十二月十三，終究寫了找絕契，來向賈政找了一千兩銀子去。這事也巧，恰恰林良玉來京買了間壁走通一宅兩院，也是天緣巧合，後文不表。

且說李紈回房收拾，下午便不到瀟湘館來。本意叫小丫頭子到王夫人那邊取些另物事送去，卻恐黛玉多心，疑她怠慢，叫素雲一同送來。黛玉和她好，並不疑忌，只怕她著了寒諒，便問問她好。那素雲也防黛玉疑心，就將收拾的緣故告知了。黛玉細細地聽了，吃了些。

下午無事，心裡也替賈政想起這府裡艱難，也替賈政的言語差不多，便想起自己五六十個箱子裡原有一千多葉金在內，分開放下。聽紫鵲說從前老太太吩咐，不要放在眼邊，交琥珀、平兒放在庫內。如今這些箱子分毫不動，只怕還在裡頭。

黛玉本來心細，極有經緯，王熙鳳只在外頭張羅，林黛玉全用心思運用，金箱記號哪有遺忘。便叫紫鵲、晴雯悄悄同老婆子、小丫頭揀揚字雙號的箱子搬一個來。那裡一面去搬，這裡黛玉一面的想：「這還是揚州帶來的，我已決計修行，怎麼帶到天上去。既有此項，一則幫了舅舅過年，二則還了老太太白疼了我的帳，一輩子也爽快。但是要在舅舅前交與舅母方好。」

又想一想：「我是要修仙的人，這回子為世情上倒望起葉子金來，這一念好俗呢。」便雙手摸著那個小小攢銅的著衣手爐，笑吟吟起來。不時間搬了來，果是有的。黛玉只不過要留些與晴雯、紫鵲，「我仙去了，給她兩個做念。」便將六百兩葉金另外裝好，餘者仍舊各自安放了。

便叫她兩個說道：「將來我的這些東西一毫也用不著，這幾個箱子你們愛的就留著念念我，不愛的就賞些院子裡人。」晴雯也懂了，笑道：「姑娘上天去麼？」林黛玉頓著鳳鞋尖笑道：「差不多。」紫鵲也笑道：「姑娘好上去，難道掉下我？我也要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也要上去？好好。」

這林黛玉原是天下聰明不過的第一個人，這一句話卻好笑，似她這個人要上天就上天定了，連丫頭也跟著去，豈不好笑。可見黛玉心已定到這樣，哪裡還有想到寶玉分兒。真個聽憑寶玉化灰化煙，也一毫不相干的了。

不過黛玉聽見晴雯不一同跟著上天，也就覺得她終是那一路的，不如由她各人奔各人的，黛玉心裡觸到，卻也未曾露相。到了明日，王夫人、賈政先後進來，恰好遇著。黛玉便當著賈政，將葉金六百兩交與王夫人，說將就湊著年用。

王夫人道：「怎麼倒動起你的體己來？」賈政便道：「她這孩子實心，就使她的。」黛玉也喜。賈政去了，王夫人等候寶釵來了，李紈、惜春也來了，王夫人也去了。

王夫人倒不為這金子歡喜，卻疑心黛玉回心過來，悄悄問晴雯。那晴雯還不直說麼，她要上天，不要這些俗物了。王夫人又驚又笑，只把頭來搖，心裡便付道：「寶玉這實心孩子便怎麼樣？」這日天晚，李紈等也都去了。

這裡紫鵲、晴雯都說昨日搬箱子的時候，箱子原放在閣兒上。這閣前倒罷了，那一帶閣道上隔著玻璃倒望得遠。小丫頭們還說，前日下雪的時候更好看呢。怪不得這班小東西整日間在樓梯上咕咚咕咚的，叫著她也不理，只往上頭鑽，一似掉了什麼似的。

黛玉道：「今日幾時了？」紫鵲道：「昨日大月半」黛玉道：「這麼著，今日月亮很好，不知天上雲彩怎樣？」

柳嫂子在院子裡說道：「雲彩兒吹盡了，西風到晚也止了，你看這個天青得好看呢。」晴雯道：「姑娘也大好了，咱們等月亮上來大家上去玩玩。」黛玉也依了。

這些小丫頭聽不得一聲，就咕咚咕咚上去望，亂說八道地道：「東邊亮得很了」，又說道：「這裡也射過來了」，又說道：「咱們這竹子裡也花花綠綠的」，又拍手道：「慈鴨都家去完了」，只惹得柳嫂子在院子裡仰著頭、擺著手、悄悄地說她們，又趕到那一邊去搖搖手。這晴雯聽見也趕出來喝著。

誰知道黛玉的心靜，只聽見「慈鴨家去完了」，陡然間觸起雙親亡過無家可歸，忽然間淚落不止。那些老婆子們次第將閣上火爐溫著，依了黛玉，只在中間點一盞小小玻璃燈，也用小鏡屏遮著不許它分著月色。這裡黛玉、紫鵲、晴雯便慢慢地轉過曲屏風來。

紫鵲便叫仔細些，只為屏風後花磚下年深月久，多有竹鞭行過來，就在磚縫裡迸出一筍，皆因曾經封鎖之故。靠著扶梯邊也還長起一根竹竿撐到樓板上，砍了一大半，還枯了小半竿。小丫頭們時常去搖著它玩。黛玉等到了閣上，索性將玻璃窗開了。

這冷氣卻也不小，雖則護著貂鼠、暖著火爐也剛敵個住。遠遠的一輪明月湧將上來，這裡天也大，閣也高，月亮也起得快，倒像有人趕著走似的，直把這一簇人全浸在大月光裡。黛玉便說：「你們不必拘著，各人隨意走走。」黛玉便撿一月亮正面處扶了欄杆立住了。

仔細看，恍恍的山河影子也辨出來，只見這大觀園也不小，立在這裡十分冷清，比從前凹晶館同史湘雲聯句時看月亮還皎潔親近些。便想：「這月亮果然可愛，我最捨不得。誰人還能做一兩句贊它？就算鮑照的『纖纖如玉鉤，娟娟似娥眉』像些，也不能說合它精神來。這樣圓月怎麼贊好，那杜甫、李白的『金盆』、『玉盤』更俗些兒了。白香山『照他幾許人斷腸』，王安石《梅花詩》『好借月魂來映燭』，算好了，也不過旁面說說，有些意思罷了，其實這樣空明精采，誰人說得親切。」

又想：「這月亮到底是個圓，照下來這樣可愛。照上去便怎樣？要得知道，總要上面去才好，不要天上還另有個月亮。我若立定志修成了，怎麼不許我上面看去，也便四下裡望望。這大觀園中樓台上的瓦，明靚靚著了油似的，這些樹木遠遠的同這碧巒翠障分別不出。近的也便水洗過似的，那一曲一曲的池子如鏡子新磨。再望去遠遠的即是榮國府，這燈火之影也還如火龍一條。」暗暗點頭道：「這府裡事情也難，舅舅年紀也漸漸大了，怎麼得個經緯人出來把持把持。」

忽然遠遠的深樹飄出一聲鐘聲來，真個地迴天空，倍覺悠揚入耳。也似有傾經之聲，月裡望去約是櫳翠庵，便想到：「惜春姐姐立志也堅，但只管念這些經做什麼，我若是心裡一明，立刻就去了。」紫鵲等怕她著了寒，半中間也將五回皮酒化了養榮丸催她服了，慢慢地一同下來。

進房坐定，半晌這黛玉心頭還亮汪汪有個月亮，眼睛也還晃晃的。便慢慢地從頭至尾想起來：「從小兒父母雙亡送到這裡，老太太也疼我，否則小孩兒家怎麼就與寶玉一房。這寶玉也可恨，前世孽障似的，一直黏著我，我也呆得緊，怎麼也看不破。我原自己糊塗，為什麼像蜘蛛網兒似的就黏住了。到底算個什麼？心裡頭七七八八的，還防著寶釵、湘雲，誰知她們倒也各不相干。雖則寶玉纏得緊，難道不是我自己尋進苦海去的。這個鳳嫂子同襲人一明一暗背後面前的竟弄到我這樣。那寶玉瘋顛的時候，我也迷了本性，一個女孩兒家想起來也害臊。到了鳳嫂子鬧鬼的時候我就比什麼不如，到過去的時候燒這綉子，回過來還叫出他名字來，這是何苦呢！我如今是另一世的人了，各色各樣看破了，天大亮了，他們還要來哄我，當我什麼人呢？我的父母統亡過了，只有這個良玉哥哥，雖則叔伯兄弟，他也從小父母雙亡，我媽懷裡長大的。他這個孝順，世上還有麼？他愛我則敢比老太太實心些。我只等他來同他去。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，他敢不順著我？我若不做一個蘭香真人，也不是林黛玉了。」從來人的主見，最怕是從頭至尾的想來，末後定個結局。如今黛玉這麼想，主意真個定了。

正想著，遠遠似有喜鵲叫，黛玉還捨不得這個月色，重新走到外間，叫晴雯移了椅子扶上去站著，扯開窗子又看起月亮來。遠遠地聽那喜鵲叫聲，似乎有好幾個一群，驚著月亮，像天亮了，飛出窠來。黛玉便憶著「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」之句，觸起鄉思。只見院子裡竹影斑斑駁駁，如畫譜一般，又觸著《琵琶記》上「何處是修竹、吾廬三徑」，也就懶懶地下來。

這裡紫鵲、晴雯恐怕夜深了，催她進房，催她上床，那黛玉還遮著燈，戀著窗上的竹樹之影，不肯就睡。晴雯只得做起消夜活計來。叫小丫頭們，搬了火爐子進房來，只在火爐上煑起一勺水來，將白荷花蘭花齒衝開，將寶釵送來的百合冷香丸化了，勸黛玉吃些。兩個也陪著吃了，說些閒話。聽得喧嚷嚷地好些人叩門進來，十分詫異。

開了門時，聽見說南邊有家信到了，又說是良大爺有信來了，是老爺叫周瑞引進來的。黛玉大喜，便問：「來的是誰？」周瑞便在外間答應道：「是王大爺。」黛玉喜歡得很，便說：「叫他進來。」

這王大爺叫王元，小名叫孝順哥兒，願是林運台的舊門上，亦是兩代老人家，年紀六十六七歲，好不忠心護主，在林家的分兒也就是賴大身分。也有好些的子孫事業，只因一心向了小主，還在林府內總管一切事情。這番專差他上京，有許多的重大事情行給他辦。這良玉的本生母親雖與南安郡王親戚，卻因承祧過來，這邊親些，故此一直來到榮國府中。

當下黛玉敬他是兩代的忠心老僕，就先立起來。這王元走進來就翻身下去，一個一個的磕了三個頭，站起來打了一個千，請姑娘安。黛玉道：「你老人家罷了。你老人家還硬朗，路上很辛苦，你還好？」

這王元又打一個千，立起來挺挺地站著，垂了手立在房門邊，替大爺請了姑娘安，然後捲起馬蹄袖子，彎轉腰向懷裡取出書信，雙手遞與紫鵲，紫鵲接過送與黛玉。這黛玉接在手且不看，先問：「大爺好？」王元道：「很好。」又問：「家裡事情好？」王元道：「很好。」又道：「大爺幾時動身？幾時到？」

王元道：「小的臨起身時，大爺吩咐說趕年內起身，那到的時候還拿不准。」又問：「這裡舅太爺處的信呢？」王元道：「已投了，當面請過安了，小的才到。因為牲口車輛多，城門上累墜了，進城來天就黑了。小的還有同來的家人們十幾個，先招了店去，小的先帶他們的手本來請安。」說著，便將手本遞交紫鵲。

紫鵲接過來送在桌上。黛玉道：「你老人家也乏了，歇著吧。」王元道：「小的明日還要上來回話。」黛玉道：「曉得了，歇著罷。」王元應了一個是，便慢慢地退出，同這些人去了。這裡黛玉方才拆開家書來看。不知寫些什麼在裡頭，且聽下回分解。